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六千七百四十二史部

明史卷一百四十九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三十七

蹇 義

夏原吉

俞士吉
鄒師顏

李文郁

蹇義字宜之巴人初名瑤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帝問汝蹇叔後乎瑤頓首不敢對帝嘉其誠篤為更名義手書賜之滿三載當遷特命滿九載曰

朕且用義由是朝夕侍左右小心敬慎未嘗忤色惠帝
既即位推太祖意超擢吏部右侍郎是時齊泰黃子澄
當國外興大師內改制度義無所建明國子博士王紳
遺書責之義不能答燕師入迎附遼左侍郎數月進尚
書時方務反建文之政所更易者悉罷之義從容言曰
損益貴適時宜前改者固不當今必欲盡復者亦未悉
當也因舉數事陳說本末帝稱善從其言永樂二年兼
太子詹事帝有所傳諭太子輒遣義能委曲導意帝與

太子俱愛重之七年帝巡北京命輔皇太子監國義熟典故達治體軍國事皆倚辦時舊臣見親用者戶部尚書夏原吉與義齊名中外稱曰蹇夏滿三考帝親宴二人便殿褒揚甚至數奉命兼理他部事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以父喪歸帝及太子皆遣官賜祭詔起復十九年三殿災敕廷臣二十八人巡行天下義及給事中馬俊分巡應天諸府問軍民疾苦黜文武長吏擾民者數人條興革數十事奏行之還治部事明年帝北征

還以太子右賓呂震壻主事張鵬朝參失儀罪義不匡
正逮義繫錦衣衛獄又明年春得釋仁宗即位義原吉
皆以元老為中外所信帝又念義監國時舊勞尤厚倚
之首進義少保賜冠服象笏玉帶兼食二祿歷進少師
賜銀章一文曰繩愆糾繆已復賜璽書曰曩朕監國卿
以先朝舊臣日侍左右兩京肇建政務方殷卿勞心焦
思不恤身家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朕承大統贊襄治理
不懈益恭朕篤念不忘茲以已意創製褰忠貞印賜卿

俾藏於家傳之後世知朕君臣共濟艱難相與有成也

時惟楊士奇亦得賜貞一印及敕尋命與英國公輔及
原吉同監修太宗實錄義視原吉尤重厚然過於周慎
士奇嘗於帝前謂義曰何過慮義曰恐鹵莽為後憂耳
帝兩是之楊榮嘗毀義帝不直榮義頓首言榮無他即
左右有讒榮者願陛下慎察帝笑曰吾固弗信也宣宗
即位委寄益重時方修獻陵帝欲遵遺詔從儉約以問
義原吉二人力贊曰聖見高遠出於至孝萬世之利也

帝親為規畫三月而陵成宏麗不及長陵其後諸帝因以為制迨世宗營永陵始益崇侈云帝征樂安義原吉及諸學士皆從預軍中機務賜鞍馬甲冑弓劍及還賚予甚厚三年從巡邊還帝以義原吉士奇榮四人者皆已老賜璽書曰卿等皆祖宗遺老畀輔朕躬今黃髮危齒不宜復典冗劇傷朝廷優老待賢之禮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官祿悉如舊明年郭璉代為尚書尋以胡濙言命義等四人議天下官吏軍

民建言章奏復賜義銀章文曰忠厚寬宏七年詔有司
為義營新第於文明門內英宗即位齊宿得疾遣醫往
視問所欲言對曰陛下初嗣大寶望敬守祖宗成憲始
終不渝耳遂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義為人質直
孝友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士奇嘗言張詠之不
飾玩好傳堯俞之遇人以誠范景仁之不設城府義兼
有之子英有詩名以蔭為尚寶司丞歷官太常少卿
夏原吉字維詰其先德興人父時敏官湘陰教諭遂家

馬原吉早孤力學養母以鄉薦入太學選入禁中書制
誥諸生或噓笑原吉危坐儼然太祖詞而異之擢戶部
主事曹務叢脞處之悉有條理尚書郁新甚重之有劉
郎中者忌其能會新勅諸司怠事者帝欲宥之新持不
可帝怒問誰教若新頓首曰堂後書算生帝乃下書算
生於獄劉郎中遂言教尚書者原吉也帝曰原吉能佐
尚書理部事汝欲陷之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市建
文初擢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所過都邑

核吏治咨民隱人皆悅服久之移駐蘄州成祖即位有
執以獻者帝釋之轉左侍郎或言原吉建文時用事不
可信帝不信與蹇義同進尚書偕義等詳定賦役諸制
建白三十餘事皆簡便易遵守曰行之而難繼者且重
困民吾不忍也浙西大水有司治不效永樂元年命原
吉治之尋命侍郎李文郁為之副復使僉都御史俞士
吉齎水利書賜之原吉請循禹三江入海故蹟濬吳淞
下流上接太湖而度地為閘以時蓄洩從之役十餘萬

人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不張蓋曰民勞吾何
忍獨適事竣還京師言水雖由故道入海而支流未盡
疏洩非經久計明年正月原吉復行浚白茆塘劉家河
大黃浦大理少卿袁復為之副已復命陝西叅政宋性
佐之九月工畢水洩蘇松農田大利三年還其夏浙西
大饑命原吉率俞士吉袁復及左通政趙居任往振發
粟三十萬石給牛種有請召民佃水退淤田益賦者原
吉馳疏止之召還理部事首請裁冗食平賦役嚴鹽法

錢鈔之禁清倉場廣屯種以給邊蘇民且便商賈皆報
可凡中外戶口府庫田賦贏縮之數各以小簡書置懷
中時檢閱之一日帝問天下錢穀幾何對甚悉以是益
重之當是時兵革初定論靖難功臣封賞分封諸藩增
設武衛百司已又發卒八十萬問罪安南中官造巨艦
通海外諸國大起北都宮闕供億轉輸以鉅萬萬計皆
取給戶曹原吉悉心計應之國用不絀六年命督軍民
輸材北都詔以錦衣官校從治怠事者原吉慮犯者衆

告戒而後行人皆感悅七年帝北巡命兼攝行在禮部

兵部都察院事有二指揮冒月廩帝欲斬之原吉曰非律也假實為盜將何以加乃止八年帝北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行在九卿事時諸司草創每旦原吉入佐太孫參決庶務朝退諸曹郎御史環請事原吉口答手書不動聲色北達行在南啓監國京師肅然帝還賜鈔幣鞍馬牢醴慰勞有加尋從還南京命侍太孫周行鄉落觀民間疾苦原吉取齋黍以進曰願殿下食此知民艱

九載滿與蹇義皆宴便殿帝指二人謂羣臣曰高皇帝
養賢以貽朕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自是屢侍太孫往
來兩京在道隨事納忠多所裨益十八年北京宮室成
使原吉南召太子太孫既還原吉言連歲營建今告成
宜撫流亡蠲逋負以寬民力明年三殿災原吉復申前
請亟命所司行之初以殿災詔求直言羣臣多言都北
京非便帝怒殺主事蕭儀曰方遷都時與大臣密議久
而後定非輕舉也言者因劾大臣帝命跪午門外質辨

大臣爭言者原吉獨奏曰彼因詔無罪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計罪在臣等帝意解兩宥之或尤原吉背初議曰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細矣衆始歎服原吉雖居戶部國家大事輒令詳議帝每御便殿關門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預者交趾平帝問遷官與賞孰便對曰賞廢於一時有限遷官為後日費無窮也從之西域法王來朝帝欲郊勞原吉不可及法王入原吉見不拜帝笑曰卿

欲效韓愈耶山東唐賈兗反事平俘脅從者三千餘人
至原吉請於帝悉原之谷王穗叛帝疑長沙有通謀者
原吉以百口保之乃得請十九年冬帝將大舉征沙漠
命原吉與禮部尚書呂震兵部尚書方賓工部尚書吳
中等議皆言兵不當出未奏會帝召賓賓力言軍興費
乏帝不懌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
馬儲蓄十喪八九災青迭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
須調護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出理開

平糧儲而吳中入對如賓言帝益怒召原吉繫之內官

監并繫大理丞鄒師顏以嘗署戶部也賓懼自殺遂并

籍原吉家自賜鈔外惟布衣瓦器明年北征以糧盡引

還已復連歲出塞皆不見敵還至榆木川帝不豫顧左

右曰夏原吉愛我崩聞至之三日太子走繫所呼原吉

哭而告之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令出獄與議喪禮

復問赦詔所宜對以振饑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

南交趾採辦諸道金銀課悉從之仁宗即位復其官方

原吉在獄有母喪至是乞歸終制帝曰卿老臣當與朕共濟艱難卿有喪朕獨無喪乎厚賜之令家人護喪馳傳歸葬有司治喪事原吉不敢復言尋加太子少傅呂震以太子少師班原吉上帝命鴻臚引震列其下進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食三祿原吉固辭乃聽辭太子少傅祿賜緇絰糾繆銀章建第於兩京已而神宗崩太子至自南京原吉奉遺詔迎於盧溝橋宣宗即位以舊輔益親重明年漢王高煦反亦以靖難為辭移檄罪

狀諸大臣以原吉為首帝夜召諸臣議楊榮首勸帝親征帝難之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耶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即色變臨事可知矣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策善帝意遂決師還齊予加等賜閭者三人原吉以無功辭不聽三年從北巡帝取原吉橐糗嘗之笑曰何惡也對曰軍中尚有餒者帝命賜以大官之饌且犒將士從閔武克兒山帝怒諸將慢褻其衣原吉曰將帥國爪牙奈何凍而斃之反覆力諫

帝曰為卿釋之再與蹇義同賜銀印文曰含弘貞靖帝
雅善繪事嘗親畫壽星圖以賜其他圖畫服食器用銀
幣玩好之賜無虛日五年正月兩朝實錄成復賜金幣
鞍馬旦入謝歸而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謚忠靖敕戶部
復其家世世無所與原吉有雅量人莫能測其際同列
有善即採納之或有小過即為之掩覆吏污所服金織
賜衣原吉曰勿怖污可浣也又有污精微文書者吏叩
頭請死原吉不問自入朝引咎帝命易之呂震嘗傾原

吉震為子乞官原吉以震在靖難時有守城功為之請

平江伯陳瑄初亦惡原吉原吉顧時時稱瑄才或問原

吉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

於心久則無可忍矣嘗夜閱爰書撫案而歎筆欲下輒

止妻問之曰此歲終大辟奏也與同列飲他所夜歸值

雪過禁門有欲不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

慎如此原吉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

支皆二十七年名位先於三楊仁宣之世外兼臺省內

參館閣與三楊同心輔政義善謀榮善斷而原吉與士
奇尤特大體有古大臣風烈子瑄以廕為尚寶司丞喜
談兵景泰時數上章言兵事有沮者不獲用終南京太
常少卿俞士吉字用貞象山人建文中為兗州訓導上
書言時政擢御史出按鳳陽徽州及湖廣能辨釋冤獄
成祖即位進僉都御史奉詔以水利書賜原吉因留督
浙西農政湖州逋糧至六十萬石同事者欲減其數以
聞士吉曰欺君病民吾弗為也具以實奏悉得免尋為

都御史陳瑛所劾與大理少卿袁復同繫獄復死獄中
士吉謫為事官治水蘇松既而復職還上聖孝瑞應頌
帝曰爾為大臣不言民間利病乃獻諛耶擲還之宣德
初仕至南京刑部侍郎致仕李文郁襄陽人永樂初以
戶部侍郎副原吉治水有勞後坐事謫遼東二十年仁
宗即位召還為南京通政參議致仕鄒師顏宜都人永
樂初為江西參政坐事免尋以薦擢御史有直聲遷大
理丞署戶部與原吉同下獄仁宗立釋為禮部侍郎省

墓歸還至通州卒貧不能歸葬尚書呂震聞於朝宣宗命驛舟送之詔京官卒者皆給驛著為令

贊曰書曰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蹇義夏原吉自筮仕之初即以誠薦幹濟受知太祖至成祖益任以繁劇而二人實能通達政體諳練章程稱股肱之任仁宗繼體委寄優隆同德協心匡翼令主用使吏治修明民風和樂成績懋著蔚為宗臣樹人之效遠矣哉



明史卷一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四十九考證

蹇義傳義視原吉尤重厚然過於周慎

臣嚴福按永

樂中上與學士解縉論羣臣御筆書蹇義等數人命

以實對縉謂義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據黃佐翰林
記謹附考

夏原吉傳召原吉繫之內官監

臣嚴福按成祖命錦

衣召原吉回使至原吉方起厰理儲錦衣促之吉曰

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耗吾罪即不測不以累公及至上問及北征得失原吉對如初備言自古不勤遠畧之意命繫內官監又命中使覘之因問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亦有怨乎原吉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據明史紀事本末

夏原吉傳原吉與士奇尤持大體

臣嚴福按交趾請

降廷議疑其詐也更欲興兵討之原吉曰兵疲矣譬
如癰伏于身未潰則憂不測已潰則宜進平和之劑

候血氣調和自愈若惟攻之心腹內虛復生他患不
若因其請降許以復國自新三楊議亦同遂偃兵息
民天下賴之見王鏊所撰原吉傳謹附識

明史卷一百四十九考證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二百五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四十三 史部

明史卷一百五十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三十八

郁新

趙旺

金忠

李慶

師達

古朴

向寶

陳壽

馬京
許思溫

劉季篴



劉辰

楊砥

虞

謙

呂

升

仰

瞻

湯

宗

嚴

本

郁新字敦本臨淮人洪武中以人才徵授戶部度支主事遷郎中踰年擢本部右侍郎嘗問天下戶口田賦地理險易應答無遺帝稱其才尋進尚書時親王歲祿米五萬石新定議減五之四竝定郡王以下祿有差又以邊餉不繼定召商開中法令商輸粟塞下按引支鹽邊儲以足夏原吉為戶部主事新重之諸曹事悉委任焉

建文二年引疾歸成祖即位召掌戶部事以古朴為侍
郎佐之永樂元年河南蝗有司不以聞新劾治之初轉
漕北京新言自淮抵河多淺灘跌坡運舟艱阻請別用
淺船載三百石者自淮河沙河運至陳州潁溪口跌坡
下復用淺船載二百石者運至跌坡上別用大船運入
黃河至八柳樹諸處令河南車夫陸運入衛河轉輸北
京從之又言湖廣屯田所產不一請皆得輸官粟穀糜
黍大麥蕎麥二石准米一石稻穀蜀秫二石五斗稭稗

三石各准米一石豆麥芝麻與米等著為令二年議公
侯伯駙馬儀賓祿二百石以上者請如文武官例米鈔
兼給三年以士卒勞困議減屯田歲收不如額者十之
四五又議改納米北京贖罪者於南京倉皆允行是年
八月卒於官帝歎曰新理邦賦十三年量計出入今誰
可代者輟朝一日賜葬祭而召夏原吉還理部事新長
於綜理密而不繁其所規畫後不能易

趙班字雲翰夏人徙祥符洪武中由鄉舉入太學授兵

部職方司主事圖天下要害阨塞竝屯戍所宜以進帝
以為才遷員外郎建文初遷浙江參政建策捕海寇有
功永樂二年使交趾還奏稱旨擢刑部侍郎改工部再
改禮部五年進尚書賜宴華蓋殿撤膳羞遺其母初班
每以事為言者所劾帝不問九年秋朝鮮使臣將歸例
有賜賚班不以奏帝怒曰是且使朕失遠人心遂下之
獄尋得釋使督建隆慶保安永寧諸州縣撫綏新集民
安其業十五年丁母艱起復改兵部尚書專理塞外兵

事帝北征轉餉有方仁宗嗣位改南京刑部宣德五年
御史張楷劾昞及侍郎俞士吉急縱召至命致仕昞性
精敏厯事五朝位列卿自奉如寒素正統元年卒年七
十三

金忠鄞人少讀書善易卜兄戌通州亡忠補戌貧不能
行相者索珙資之既至編卒伍賣卜北平市多中市人
傳以為神僧道衍稱於成祖成祖將起兵託疾召忠卜
得鑄印乘軒之卦曰此象貴不可言自是出入燕府中

常以所占勸舉大事成祖深信之燕兵起自署官屬授
忠王府紀善守通州南兵數攻城不克已召置左右有
疑輒問術益驗且時進謀畫遂拜右長史贊戎務為謀
臣矣成祖稱帝論佐命功擢工部右侍郎贊世子守北
京尋召還進兵部尚書帝起兵時次子高煦從戰有功
許以為太子至是淇國公邱福等黨高煦勸帝立之獨
忠以為不可在帝前歷數古適孽事帝不能奪密以告
解縉黃淮尹昌隆縉等皆以忠言為是於是立世子為

皇太子而忠為東宮輔導官以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六年命兼輔皇太孫帝北征留忠與蹇義黃淮楊士奇輔太子監國是時高煦奪嫡謀愈急蜚語譖太子十二年北征還悉徵東宮官屬下獄以忠勲舊不問而密令審察太子事忠言無有帝怒忠免冠頓首流涕願連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無廢而宮僚黃淮楊溥等亦以是獲全忠起卒伍至大位甚見親倚每承顧問知無不言然慎密不洩處僚友不持兩端退恒推讓之明年四

月卒給驛歸葬命有司治祠墓復其家洪熙元年追贈
榮祿大夫少師謚忠襄官子達翰林檢討達剛直敢言
仕至長蘆都轉運使忠有兄華負志節忠守通州有功
欲推恩官之辭不就嘗召賜金綺亦不受成祖目為迂
叟放還一日讀宋史至王倫附秦檜事放聲長歎而逝
里中稱為白雲先生

李慶字德孚順義人洪武中以國子生署右僉都御史
後授刑部員外郎遷紹興知府永樂元年召為刑部侍

郎性剛果有幹局馭下甚嚴帝以為才數命治他事不得時至部然屬吏與罪人交通私饋餉慶輒知之繩以重法五年改左副都御史兩遭親喪竝起復時勲貴武臣多令子弟家人行商中鹽為官民害慶言舊制四品以上官員家不得與民爭利今都督蔡福等既行罰公侯有犯亦乞按問帝命嚴禁如制忻成伯趙彞擅殺運夫盜賣軍餉都督譚青朱崇貪縱慶劾之皆下吏已劾都督費璫欺罔梁銘貪暴鎮守德州都督曹得躋貨皆

被責中外凜其風采十八年進工部尚書尋兼領兵部
事仁宗立改兵部加太子少保弋謙以言事忤旨呂震
等交口詆之惟慶與夏原吉無所言帝尋悟降敕自責
竝責震等震等甚愧此兩人山陵事多趣辦中官有求
執不與人多嚴憚之號為生李奉命侍皇太子謁孝陵
在途約束將士秋毫無所擾太子欲獵慶諫止及太子
還北京遂留慶南京兵部宣德二年安遠侯柳升討黎
利命慶參贊軍務許擇部曹賢能者自隨師至鎮夷關

升意輕賊不為備郎中史安主事陳鏞言於慶時慶已病甚強起告升升不聽直前中伏敗死慶病遂篤明日亦死一軍盡沒

師達字九連東阿人少孤事母至孝年十三母疾思藤花菜達出城南二十餘里求得之及歸夜二鼓遇虎達驚呼天虎舍之去母疾尋愈洪武中以國子生從御史出按事為御史所劾逮至帝偉其貌釋之謫御史臺書案牘久之擢御史遷陝西按察使獄囚淹繫千人浹旬

盡決遣悉當其罪毋憂去官廬墓側不飲酒食肉者三年成祖即位召為兵部侍郎改吏部永樂四年建北京宮殿分遣大臣出採木達往湖湘以十萬衆入山闢道路召商賈軍役得貿易事以辦然頗嚴刻民不堪多從李法良為亂左中允周幹劾之時仁宗監國以帝所特遣置不問八年帝壯征命總督魏餉達請量程置頓堡更遞轉輸從之達佐蹇義在吏部二十年人不敢干以私仁宗嗣位與趙瑄古朴皆改官南京而達進戶部尚

書兼掌吏部宣德二年正月卒官年六十二達廉不殖
生產祿賜皆分宗黨有子八人至無以自贍成祖在北
京嘗語左右曰六部扈從臣不貪者惟達而已

古朴字文質陳州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清理郡縣田賦
圖籍還隸五軍斷事理刑自陳家貧願得祿養母帝嘉
之除工部主事母歿官給舟歸葬服闋改兵部累遷郎
中建文三年擢兵部侍郎成祖即位改戶部永樂二年
朴奏先奉詔令江西湖廣及蘇松諸府輸糧北京今聞

竝惠水潦轉運艱難而北京諸郡歲幸豐宜發鈔命有
司增價收糴減南方運從之營建北京命採木江西以
恤民見褒七年帝北巡皇太子監國召還佐夏原吉理
戶部仁宗即位改南京通政使明年就拜戶部尚書出
督畿內田賦師達病命朴代之宣德三年二月卒於官
初戶部主事劉良不檢乞中貴人求上考朴不可良遂
誣奏朴罪朴就逮成祖察其誣得釋他日吏部奏予良
誥仁宗曰此人素無行且嘗誣大臣不可與良後果以

賈賈朴在朝三十餘年自郎署至尚書確然有守不通
干請與右都御史向寶俱以清介稱寶字克忠進賢人
洪武中以進士授兵部員外郎九年無過擢通政使以
不善奏對力辭改應天府尹建文時坐事謫廣西成祖
即位召復職已復坐事下獄降兩浙鹽運判官仁宗在
東宮知其廉及即位召為右都御史兼詹事竝給兩俸
尋應詔陳八事多可採者宣德初改南京三年入覲帝
憫其老命致仕歸卒於途寶有文學寬厚愛民而持身

廉直屢遭困阨不稍易平居言不及利歷仕四十餘年
卒之日家具蕭然

陳壽隨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戶部主事永樂元年遷
員外郎出為山東參政所至以愛民為務用夏原吉薦
召為工部左侍郎皇太子監國南京壽日陳兵民困又
乘間言左右干恩澤者多恐累明德太子深納之嘗目
送之出顧侍臣曰侍郎中第一人也九年以漢王高煦
譖下獄貧不能給朝夕官屬有饋之者拒不受竟死獄

中踰年啟殯如生仁宗即位贈工部尚書諡敏肅官其子瑞中書舍人後亦至工部侍郎與壽同下獄死者有馬京許思溫京武功人洪武中以進士授翰林編修歷左通政大理卿永樂元年為行部左侍郎皇太子守北京命兼輔導盡誠翊贊太子甚重之數為高煦所譖謫戍廣西仍坐前事逮下獄思溫字叔雍吳人以國子生署刑部主事累官北平按察副使燕師起思溫佐城守有勞擢刑部侍郎改吏部兼贊善亦以讒下獄皆瘐死

仁宗立贈京少傅謚文簡思溫吏部尚書官其子俊贊
禮郎進學翰林

劉季篴名韶以字行餘姚人洪武中進士除行人使朝
鮮却其餽贍帝聞賜衣鈔擢陝西參政陝有逋賦有司
峻刑督民不能輸季篴至與其寮分行郡縣悉縱械者
緩為期民感其德悉完納陝不產礪砂而歲有課季篴
言於朝罷之洪渠水溢為治堰蓄洩遂為永利建文中
召為刑部侍郎民有為盜所引者逮至盜已死乃召盜

妻子使識之聽其辭誣也釋之吏虧官錢誣千餘人悉
為辦免河陽逆旅朱趙二人異室寢趙被殺有司疑朱
殺之考掠誣服季麓獨曰是非夙讐且其裝無可利緩
其獄竟得殺趙者揚州民家盜夜入殺人遺刀屍傍刀
有記識其隣家也官捕鞠之隣曰失此刀久矣不勝掠
誣服季麓使人懷刀就其里潛察之一童子識曰此吾
家物盜乃得永樂初纂修大典命姚廣孝鄭賜及季麓
總其事八年坐失出下獄謫外任逡巡未行復下獄久

之始釋命以儒服隸翰林院編纂尋授工部主事卒於官

劉辰字伯靜金華人國初以署典籤使方國珍國珍飾二姬以進叱却之李文忠駐師嚴州辟置幕下元帥葛俊守廣信盛冬發民浚城濠文忠止之不聽文忠怒欲臨以兵辰請往諭之俊悔謝事遂已以親老辭歸建文中用薦擢監察御史出知鎮江府勤於職事瀕江田八十餘頃久淪於水賦如故以辰言得除京口開廢轉漕

者道新河出江舟數敗辰修故閘公私皆便漕河易涸
仰練湖益水三斗門久廢辰修築之運舟既通湖下田
益稔永樂初李景隆言辰知國初事召至預修太祖實
錄遷江西布政司參政奏蠲九郡荒田糧歲饑勸富民
貸饑者蠲其徭役以為之息官為立券期年而償辰居
官廉勤尚氣與都司按察使不相得數爭坐免官十四
年起行部左侍郎復留南京者三年帝念其老賜敕及
鈔幣令致仕卒於途年七十八

楊砥字大用澤州人洪武末由進士授行人司右司副

上疏言揚雄為莽大夫貽譏萬世董仲舒天人三策及
正誼明道之言足以扶翼世教今孔廟從祀有雄無仲
舒非是帝從之厯官湖廣布政司參議建文中言帝堯
之德始於親九族今宜惇睦諸藩無自剪枝葉不報父
喪歸成祖即位起鴻臚寺卿乞終制服闋擢禮部侍郎
坐視河渠失職降工部主事改禮部永樂十年遷北京
行太僕寺卿時吳橋至天津大水決堤傷稼砥請開德

州東南黃河故道及土河以殺水勢帝命工部侍郎蘭芳經理之定牧馬法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十馬立羣頭一人五十馬立羣長一人養馬家歲蠲租糧之半而薊州以東至山海諸衛土地寬廣水草豐美其屯軍人養種馬一匹租亦免半帝命軍租盡蠲之餘悉從其議於是馬大蕃息砥剛介有守尤篤孝行十六年母喪哀毀未至家卒

虞謙字伯益金壇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擢刑部郎中出

知杭州府建文中請限僧道田人無過十畝餘以均給
貧民從之永樂初召為大理寺少卿時有詔建文中上
言改舊制者悉面陳謙乃言前事請罪帝見謙怖笑曰
此秀才闢老佛耳釋弗問而僧道限田制竟罷都察院
論誣騙罪準洪武榜例梟首以徇謙奏比奉詔準律斷
罪誣騙當杖流梟首非詔書意帝從之天津衛倉災焚
糧數十萬石御史言主者盜用多縱火自蓋逮幾八百
人應死者百謙白其濫得論減七年帝壯巡皇太子奏

謙為右副都御史明年偕給事中杜欽巡視淮鳳及陳州災傷免田租贖民所鬻子女明年謙請振太子諭之曰軍民困極而卿等從容請啟彼汲黯何如人也尋命督兩浙蘇松諸府糧輸南北京及徐州淮安富民賂有司率得近地而貧民多遠運謙建議分四等丁多糧最少者運北京次少者運徐州丁糧等者運南京淮安丁少糧多者存留本土民利賴之又言徐州呂梁二洪行舟多阻請每洪增挽夫二百月給廩官牛一百暇時聽

民耕大舟至用以挽人以為便嘗督運木役者大疫謙
令散處之疫遂息未幾偕給事中許能巡撫浙江仁宗
即位召還改大理寺卿時呂升為少卿仰瞻為丞而謙
又薦嚴本為寺正帝方矜慎刑獄謙等亦悉心奏當凡
法司及四方所上獄謙等再四叅復必求其平嘗語人
曰彼無減斯我無憾矣嘗應詔上言七事皆切中時務
有言其奏事不密市恩於外者帝怒降少卿一日楊士
奇奏事畢不退帝問欲何言得非為虞謙乎士奇因具

白其誣且言謙厯事三朝得大臣體帝曰吾亦悔之遂命復職宣宗立謙言舊制犯死罪者罰役終身今所犯不等宜以輕重分年限報可宣德二年三月卒於官謙美儀觀風采凝重工詩畫自負才望工部侍郎蘇瓚以鄙猥班謙上恒怏怏人以其隘其量云呂升山陰人永樂初為溧陽教諭厯官江西福建按察僉事所至有清慎聲入為大理寺少卿宣德八年至是卒仰瞻長洲人永樂中由虎賁衛經歷遷大理寺丞正統間官官王振

用事百官多奔走其門惟瞻與大理卿薛瑄不往會與
瑄辨殺夫冤獄益忤振下獄謫戍大同景泰初召為右
寺丞執法愈堅在位者多不悅移疾歸加大理少卿嚴
本字志道江陰人少通羣籍習法律以傳霖刑統賦辭
約義博註者非一乃著輯義四卷永樂十一年以薦徵
試以疑律數析明暢授刑部主事侍郎張本掌部事官
吏少當意者獨重本疑獄輒俾訊之奉命使徽州時督
辦後期例罰工本不忍迫民或以為言本曰吾辦矣蓋

已寓書其子鬻田為工作償也仁宗立以刑部尚書金純及虞謙薦改大理寺正斷獄者多以知情故縱及大不敬論罪本爭之曰律自叛逆數條外無故縱之文即不敬情有重輕豈可槩入重比謙避之悉為駁正良鄉民失馬疑其隣告於丞拷死丞坐決罰不如法當徒而告者坐絞本曰丞罪當告者因疑而訴律以誣告致死是丞與告者各殺一人可乎駁正之莒縣屯卒奪民田民訟於官卒被笞夜盜民驢民搜得之卒反以為誣擒

送千戶民被禁死法司坐千戶徒本曰千戶生則死者
寃矣遂正其故勘罪蘇州衛卒十餘人夜劫客舟於河
西務一卒死懼事覺誣隣舟解囚人為盜其侶往救見
殺皆誣服本疑之曰解人與囚同舟為盜囚必知之按
驗果得實遂抵卒罪本立身方嚴非禮弗履其使徽也
知府饋酒肴亦不受年七十八卒

湯宗字正傳浙江平陽人洪武末由太學生擢河南按
察僉事改北平建文時上變言按察使陳瑛受燕邸金

錢有異謀詔逮瑛安置廣西而遷宗山東按察使坐事
左遷刑部郎中出知蘇州府蘇連歲水民流遁租百餘
萬石宗論富民出米代輸富民知其愛民不三月悉完
納永樂元年有言其坐視水患者逮下獄謫判祿州以
黃淮薦召為大理寺丞或言宗曾發潛邸事帝曰帝王
惟才是使何論舊嫌時外國貢使病死從人謂醫殺之
獄具宗閱牘歎曰醫與使者何讐而故殺之乎卒辨出
之尋命振饑河南還署戶部事解縉下獄詞連宗坐繫

十餘年仁宗立復官再遷南京大理卿宣宗初清軍山東會天久不雨極陳民間饑困狀帝為蠲租免役罷不急之務宣德二年卒

贊曰永宣之際嚴飭吏治職事修舉若郁新之理賦楊砥之馬政劉季麓虞謙之治獄可謂能其官矣李慶師遠諸人清介有執皆列卿之良也陳壽馬京遭讒早廢惜乎未竟其用金忠奮身卒伍進自藝術末流而有士君子之行當其侃侃持論於文皇父子間忠直不撓卒

以誠信悟主豈不偉哉

明史卷一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五十考證

趙莊傳擢刑部侍郎

臣嚴福按莊為郎時有人犯大

辟死獄中實閉氣也越四十年莊為司寇其人復犯
法莊一見呼其姓名曰汝非曩死獄中者耶訊之伏
辜人以為神見李濂所撰趙莊傳謹附識

金忠傳進兵部尚書

臣嚴福按忠微時里人有數窘

辱之者及為尚書其人由吏來京師懼不能容忠薦

用之或曰彼不於公有憾乎忠曰顧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長見楊士奇東里集謹附識

虞謙傳進兵部上言七事

臣嚴福按謙所奏七事曰

慎用人興學校端風憲廣儲蓄惜民力通貨財治奸宄並議行之見谷應泰明紀事本末謹附考

明史卷一百五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四十四 史部

明史卷一百五十一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三十九

茹 璠

嚴震直

張 紱

毛奉亨

王 鈇

鄭 賜

郭 資

呂 震

李至剛

方賓

吳中

劉觀

茹瑺衡山人洪武中由監生除承敕郎歷通政使勤於
職太祖賢之二十三年拜右副都御史又試兵部尚書
尋實授加太子少保及惠帝即位改吏部與黃子澄不
相能刑部尚書暴昭發其贓罪出掌河南布政司事尋
復召為兵部尚書燕兵至龍潭帝遣瑺及曹國公李景
隆都督同知王佐詣燕軍議和瑺等見成祖伏地流汗

不能發一言成祖曰公等言即言耳何懼至是久之乃
言奉詔割地講和成祖笑曰吾無罪而削為庶人今救
死何以地為且皇考封諸子已各有分地矣其縛姦臣
米吾即解甲謁孝陵歸藩瑞等唯唯頓首還成祖入京
師召瑞瑞首勸進成祖既即位下詔言景隆瑞佐及陳
瑄事太祖忠功甚重封瑞忠誠伯食祿一千石終其身
仍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選其子鑑為秦府長安郡主儀
賓即命瑞出營郡主府第還朝坐不送趙王遣歸里既

而為家人所訟逮至京釋還過長沙不謁谷王王以為
言時方重藩王禮谷王又開金川門有功帝意嚮之陳
瑛遂劾瑞違祖制逮下錦衣獄瑞知不免命子銓市毒
藥服之死時永樂七年二月也法司劾銓毒其父請以
謀殺父母論後以銓實承父命減死與兄弟家屬二十
七人謫戍廣西河池仁宗立釋還宣宗與所沒田廬瑞
居官謹慎謙和有容其死也人頗惜之

嚴震直字子敏烏程人洪武時以富民擇糧長歲部糧

萬石至京師無後期帝才之二十三年特授通政司叅議再遷為工部侍郎二十六年六月進尚書時朝廷事營建集天下工匠於京師凡二十餘萬戶震直請戶役一人書其姓名所業於官有役則按籍更番召之役者稱便鄉民訴其弟姪不法帝付震直訊具獄上帝以為不欺赦其弟姪已坐事降御史數雪冤獄二十八年討龍州使震直偕尚書任亨泰諭安南還條奏利病稱旨尋命修廣西興安縣靈渠審度地勢導湘瀕二江浚渠

五千餘丈築溪潭及龍母祠土堤百五十餘丈又增高
中江右堤建陡閘三十有六鑿去灘石之碍舟者漕運
悉通歸奏帝稱善三十年二月疏言廣東舊運鹽八十
五萬餘引於廣西召商中買今終年所運十之纔一請
分三十萬八千餘引貯廣東別募商入粟廣西乏糧衛
所支鹽廣東鬻之江西南安贛州吉安臨江四府便帝
從之廣鹽行於江西自此始其年四月擢右都御史尋
復為工部尚書建文初以年老致仕留住京師成祖即

位召見命以故官巡視山西至澤州病卒

張統字昭季富平人洪武中舉明經為東宮侍書累遷
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出為左叅政陞辭帝賦詩二
章賜之歷左布政使二十年春入覲治行為天下第一
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命官撫守爾
統實先往於今五年諸蠻聽服誠信相孚克恭乃職不
待考而朕知其功出天下十二牧上故嘉爾績命爾仍
治滇南往欽哉統在滇凡十七年土地貢賦法令條格

皆所裁定民間喪祭冠婚咸有定制務變其俗滇人遵
用之朝士董倫王景輩謫其地皆接以禮意惠帝即位
召為吏部尚書詔徵遺逸士集闕下統所選用皆當其
才會修太祖實錄命試翰林編纂官統奏楊士奇第一
士奇由是知名成祖入京師錄中朝奸臣二十九人統
與焉以茹瑺言宥仍故職無何帝臨朝而歎咎建文時
之改官制者乃令統及戶部尚書王鈇解職務月給半
俸居京師統自經於吏部後堂或云妻子亦懼投水死

統在吏部值變官制小吏張祖言曰高皇帝立法創制規模甚遠今更之未必勝徒滋人口願公力持之統不能用然心賢祖奏為京衛知事後統死屬吏無敢視者唯祖經紀其喪世傳燕師入京統即自經死嚴震直奉使至雲南遇建文君悲愴吞金死考諸國史非其實也時有毛泰亨者建文時為吏部侍郎與統同事統死泰亨亦死

王鈍字士魯太康人元末倚氏縣尹洪武中徵授禮部

主事歷官福建參政以廉慎聞遣諭麓川却其贈或曰
不受恐遠人疑貳鉅乃受之還至雲南輸之官庫二十
三年遷浙江左布政使在浙十年名與張統埒帝嘗稱
於朝以勸庶僚建文初拜戶部尚書成祖入踰城走為
邏卒所執詔仍故官未幾與統俱罷尋命同工部尚書
嚴震直等分巡山西河南陝西山東又同新昌伯唐雲
經理北平屯種承制再上疏言事皆允行永樂二年四
月賜敕以布政使致仕既歸鬱鬱死子淪永樂四年進

士仁宗時遷鄭王府左長史數以禮諫王嘗擬荀卿成相篇撰十二章以獻語切與王不合召改戶部郎中英宗即位擢戶部右侍郎巡撫浙江有惠政母喪起復入覲留攝部事尋以老乞歸卒

鄭賜字彥嘉建寧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時天下郡邑吏多坐罪謫戍賜嘗奉命於龍江編次行伍方暑諸囚憊甚賜脫其械俾僦舍止息周其飲食病者與醫藥多所全活秩滿當遷湖廣布政司參議闕命賜

與檢討吳文爲之二人協心剗弊民以寧輯苗獠畏懷
母喪去服除改北平參議事成祖甚謹復坐累謫戍安
東屯及惠帝即位成祖及楚王楨皆舉賜爲長史不許
召爲工部尚書燕兵起督河南軍扼燕成祖入京師李
景隆訐賜罪亞齊黃逮至帝曰吾於汝何如乃相背耶
賜曰盡臣職耳帝笑釋之授刑部尚書永樂元年劾都
督孫岳擅毀太祖所建寺詔安置海南岳建文時守鳳
陽嘗毀寺材修戰艦以禦燕軍燕知其有備取他道南

下故賜劾之二年劾李景隆隆養亡命謀不軌又與陳瑛同劾耿炳文僭侈炳文自經死皆揣帝意所惡者祁陽教諭康孔高朝京師還枉道省母會母疾留侍九閱月不行賜請逮問孔高罪當杖帝曰母子睽數年一旦相見難遽舍况有疾可矜也命復其官三年秋代李至剛爲禮部尚書四年正月西域貢佛舍利賜因請釋囚帝曰梁武元順溺佛教有罪者不刑紀綱大壞此豈可效是年六月朔日當食陰雲不見賜請賀不許賜言宋

盛時嘗行之帝曰天下大矣京師不見如天下見之何卒不許賜為人頗和厚然不識大體帝意輕之爲同官趙壯所聞六年六月憂悸卒帝疑其自盡楊士奇曰賜有疾數日惶懼不敢求退昨立右順門力不支仆地口鼻有噓無吸語未竟帝曰微汝言幾誤疑賜賜固善人才短耳命予葬祭洪熙元年贈太子少保謚文安

郭資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累官北平左布政使陰附於成祖及兵起張昺等死資與左參政孫瑜按察司

副使墨麟僉事呂震率先降呼萬歲成祖悅命輔世子
居守成祖轉戰三年資主給軍餉及即位以資為戶部
尚書掌北平布政司北京建改行部尚書統六曹事定
都仍改戶部時營城郭宮殿置官吏及出塞北征工役
繁興資舉職無廢事仁宗立以舊勞兼太子賓客尋以
老病加太子太師賜敕致仕宣德四年復起戶部尚書
奉職益勤八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謚忠襄
官其子佑戶部主事資治錢穀有能稱仁宗嘗以問楊

士奇對曰資性強毅人不能干以私然蠲租詔數下不奉行使陛下恩澤不流者資也

呂震字克聲臨潼人洪武十九年以鄉舉入太學時命太學生出稽郡邑壤地以均貢賦震承檄之兩浙還奏稱旨擢山東按察司試僉事入為戶部主事遷北平按察司僉事燕兵起震降於成祖命侍世子居守永樂初遷真定知府入為大理寺少卿三年遷刑部尚書六年改禮部皇太子監國震壻主事張鶴朝參失儀太子以

震故宥之帝聞之怒下震及蹇義於錦衣衛獄已復職
仁宗即位命兼太子少師尋進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
宣德元年四月卒震嘗三奉命省親兩值關中饑令所
司出粟振之還始以聞然無學術為禮官不知大體成
祖崩遺詔二十七日釋縗服及期震建議羣臣皆易烏
紗帽黑角帶近臣言仁孝皇后崩既釋縗服太宗易素
冠布腰經震勃然變色詆其異已仁宗黜震議易素冠
布腰經洪熙元年分遣羣臣祀嶽鎮海瀆及先代帝王

陵震乞祀周文武成康便道省母私以妻喪柩與香帛同載祀太廟致齋飲酒西番僧舍大醉歸一夕卒震為人佞諛傾險永樂時曹縣獻騶虞榜葛刺國麻林國進麒麟震請賀帝曰天下治安無麒麟何害貴州布政使蔣廷瓚言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太巖山有呼帝萬歲者三震言此山川效靈帝曰山谷之聲空虚相應理或有之震為國大臣不能辯其非又欲因之進媚豈君子事君之道郎中周訥請封禪震力贊之帝責其謬震雖累

受面斥終不能改金水河太液池冰具樓閣繪龍鳳花卉狀帝召羣臣觀之震因請賀不許而隆平侯張信奏太和山五色雲見侍郎胡濙圖上瑞光柳梅靈芝震率羣臣先後表賀云成祖初巡北京命定太子留守事宜震請常事聽太子處分章奏分貯南京六科回鑾日通奏報可十一年十四年震再請如前制十七年帝在北京因事索章奏侍臣言留南京帝忘震前請曰章奏宜達行在宣禮部別有議耶問震震懼罪曰無之奏章當

達行在三問對如前遂以擅留奏章殺右給事中李能
衆知能冤畏震莫敢言尹昌隆之禍由震構之事具昌
隆傳夏原吉方賓以言北征餉絀得罪以震兼領戶兵
部事震亦自危帝令官校十人隨之曰若震自盡爾十
人皆死震有精力能彊記才足以濟其為人凡奏事他
尚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侍郎更進迭奏震既兼三部
奏牘益多皆自占奏侍郎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
背誦如流未嘗有悞嘗扈北狩帝見碑立沙磧中率從

臣讀其文一年與諸文學臣語及碑詔禮部後遣官往錄之震言不須遣使請筆札帝前疏之帝密使人拓其本校之無一字脫悞者予熊宣宗初立震數於帝前乞官至流涕帝不得已授兵科給事中

李至剛名綱以字行松江華亭人洪武二十一年舉孝廉侍懿文太子授禮部郎中坐累謫戍邊尋召之為工部郎中遷河南右參議河決汴堤至剛議借王府積木作筏濟之建文中調湖廣左參議坐事繫獄成祖即位

左右稱其才遂以為右通政與修太祖實錄朝夕在上
左右稱說洪武中事甚見親信尋進禮部尚書永樂二
年冊立皇太子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直東宮講筵與
鮮縉後先進講已復坐事下獄久之得釋降禮部郎中
恨鮮縉中傷之縉下獄詞連至剛亦坐繫十餘年仁宗
即位得釋復以為左通政給事中梁盛等劾至剛輩十
餘人當大行晏駕不宿公署飲酒食肉怙無戚容帝念
至剛先朝舊人出為興化知府時年已七十再歲歿於

官至剛人敏給能治繁劇善傳會首發建都於北平議
請禁言事者挾私成祖從之既得上心務為佞諛嘗言
太祖忌辰宜倣宋制令僧道誦經山東野蠶成繭至剛
請賀陝西進瑞麥至剛率百官賀帝皆不聽中官使真
臘從者逃三人國王以國中三人補之帝令遣還至剛
言中國三人安知非彼私匿帝曰朕以至誠待內外何
用逆詐所建白多不用妻父麗重法至剛為乞免帝曰
獄輕重外人何以知之至剛曰都御史黃信為臣言帝

怒誅信初至剛與鮮縉交甚厚帝書大臣姓名十人命縉疏其人品言至剛不端縉謫廣西至剛遂奏其怨望改謫交趾

方賓錢塘人洪武時由太學生試兵部郎中建文中署應天府事坐罪戍廣東以茹瑺薦召復官成祖入京師賓與侍郎劉儁等迎附特見委用進兵部侍郎四年儁以尚書出征黎利賓理部事有幹才應務不滯性警敏能揣上意見知於帝頗恃寵貪恣七年進尚書扈從北

京兼掌行在吏部事明年從北征與學士胡廣金幼孜
楊榮侍郎金純竝與機密自後帝北巡賓輒扈從十九
年議親征尚書夏原吉吳中呂震與賓共議宜且休兵
養民未奏會帝召賓賓言糧餉不足召原吉亦以不給
對帝怒遣原吉視糧開平旋召還下獄賓方提調靈濟
宮中使進香至語賓以帝怒賓懼自縊死帝實無意殺
賓聞賓死乃益怒戮其屍

吳中字思正武城人洪武末為營州後屯衛經歷成祖

取大寧迎降以轉餉捍禦功累遷至右都御史永樂五年改工部尚書從北征艱歸起復改刑部十九年與夏原吉方賓等同以言北征餉絀忤旨繫獄仁宗即位出之復其官兼詹事加太子少保宣德元年從征樂安三年坐以官木石遺中官楊慶作宅下獄落宮保奪祿一年正統六年殿工成進少師明年卒年七十追封荏平伯謚榮襄中勤敏多計筭先後在工部二十餘年北京宮殿長獻景三陵皆中所營造職務填委規畫井然

不恤工匠又湛於聲色時論鄙之

劉觀雄縣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太谷縣丞以薦擢監察御史三十年遷署左僉都御史坐事下獄尋釋出為嘉興知府丁父憂去永樂元年擢雲南按察使未行拜戶部右侍郎二年調左副都御史時左都御史陳瑛殘刻右都御史吳中寬和觀委蛇二人間務為容悅四年北京營造宮室觀奉命採木浙江未幾還明年冬帝以山西旱命觀馳傳往散遣採木軍民六年鄭賜卒擢禮

部尚書十二月與刑部尚書呂震易官坐事為皇太子
譴責帝在北京聞之以大臣有小過不宜折辱賜書諭
太子八年都督僉事費璵討涼州永昌叛羌命觀贊軍
事還坐事謫本部吏十三年還職改左都御史十五年
督浚河漕十九年命巡撫陝西考察官吏仁宗嗣位兼
太子賓客旋加太子少保給二俸時大理少卿弋謙數
言事帝厭其繁瑣尚書呂震大理卿虞謙希旨劾奏觀
復令十四道御史論其誣妄以是為輿論所鄙時未有

官妓之禁宣德初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觀私
納賄賂而諸御史亦貪縱無忌三年六月朝罷帝召大
學士楊士奇楊榮至文華門諭曰祖宗時朝臣謹飭年
來貪濁成風何也士奇對曰永樂末已有之今爲甚耳
榮曰永樂時無踰方賓帝問今日誰最甚者榮對曰劉
觀又問誰可代者士奇榮薦通政使顧佐帝乃出觀視
河道以佐爲右都御史於是御史張循理等文章劾觀
並其子輻諸賊污不法事帝怒逮觀父子以彈章示之

觀疏辯帝益怒出廷臣先後密奏中有枉法受賕至千金者觀引伏遂下錦衣衛獄明年將置重典士奇榮乞貸其死乃謫輻戍遼東而命觀隨往觀竟客死七年士奇請命風憲官考察奏罷有司之貪污者帝曰然向使不罷劉觀風憲安得肅

贊曰成祖封茹瑄以事太祖有功然考之未有所表見意史軼之歟嚴震直之於廣西張統之於雲南治效卓然王鈍鄭賜為方伯監司聲績頗著至其晚節皆不克

自振惜夫郭資呂震之徒有幹濟才而操行無取李至剛之險吳中劉觀之墨又不足道矣

明史卷一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五十一考證

嚴震直傳又增高中江石堤建隄閘三十有六鑿去灘石之礙舟者漕運悉通

臣嚴福按河渠志興安有

江源出海陽山江中橫築石埭分南北渠溉民田甚溥埭上壘石如鱗以防衝溢震宜撤石增埭水迫無所洩衝塘岸盡趨北渠淺涸民遂苦其失利因於永樂二年仍復舊制則震直所修亦未必盡善也

郭資傳資主給軍餉

臣嚴福按楊榮所撰郭資神道

碑成祖在藩邸時資有所言無不聽納及兵起資撫輯兵民供給糧餉百費所言未嘗乏誤帝嘗以蕭何擬之

呂震傳主事張鶴

臣嚴福按蹇義傳作張鵬與此互

異

吳中傳以官木石遺中官楊慶作宅

臣嚴福按明實

錄中由刑部下獄仁宗即位以八月復中刑部十一

月改工部故有以木石遺中官之事

明史卷一百五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四十五 史部

明史卷一百五十二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四十

董倫

王景

儀

智

子

銘

鄒濟

王汝玉

徐善述

周

述

弟孟簡

陳濟

梁潛

楊

肅

俞

山

俞繼

潘

辰

王英

錢習禮

周叙劉儼

柯潛羅璟

孔公恂

司馬恂

董倫字安常恩人洪武十五年以張以寧薦授贊善大
夫侍懿文太子陳說剴切太祖嘉之進左春坊大學士
太子薨出為河南左參議肇州吏目蘭溪諸葛伯衡廉
倫薦之帝遽擢為陝西參議又言儒學訓導宜與冠帶
別於士子訓導始注選三十年坐事謫雲南教官雲南
初設學校倫以身教人皆嚮學建文初召拜禮部侍郎

兼翰林學士與方孝孺同侍經筵御書怡老堂額寵之
又賜髹几玉鳩杖解縉謫河州以倫言得召還倫質直
敦厚嘗勸帝睦親藩不聽成祖即位倫年已八十命致
仕尋卒其與倫同時為禮部侍郎者有王景字景彰松
陽人洪武初為懷遠教諭以博學應詔命作朝享樂章
定藩王朝覲儀累官山西參政與倫先後謫雲南建文
初召入翰林修太祖實錄用張紱薦除禮部侍郎兼翰
林侍講成祖即位擢學士帝問葵建文帝禮景頓首言

宜用天子禮從之永樂六年卒於官

儀智字居真高密人洪武末舉者儒授高密訓導遷莘
縣教諭擢知高郵州課農興學吏民愛之永樂元年遷
寶慶知府土人健悍獨畏智相戒不敢犯召為右通政
兼右中允未幾遷湖廣右布政使坐事謫役通州六年
冬湖廣都指揮使龔忠入見帝問湖湘間老儒忠以智
對即日召之既至拜禮部左侍郎十一年元旦日當食
尚書呂震請朝賀如常智持不可會左諭德楊士奇亦

以為言乃免賀如智議十四年詔吏部翰林院擇耆儒
侍太孫士奇及蹇義首薦智太子曰吾嘗舉李繼鼎大
悞悔無及智誠端士然老矣士奇頓首言智起家學官
明理守正雖耄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無踰智者
是日午朝帝顧太子曰侍太孫講讀得人未太子對曰
舉禮部侍郎儀智議未決帝喜曰智雖老能直言可用
也遂命輔導皇太孫每進讀書史必反覆啓迪以正心
術為本十九年年八十致仕卒於家洪熙元年贈太子

少保謚文簡季子銘字子新宣宗即位以侍郎戴綸薦授行在禮科給事中九年秩滿帝念智舊勞改銘修撰正統三年預修宣廟實錄成遷侍講後改郎府長史郎王監國視朝午門廷臣劾王振叫號莫辨人聲銘獨造膝前免冠數奏下令旨族振衆譁始息景帝即位力贊征伐諸大事尋以潛邸恩授禮郎右侍郎明年兼經筵官帝每臨講幄輒命中官擲金錢於地任講官遍拾之號恩典文臣與者內閣高穀等外惟銘與俞山俞綱蕭

銚趙琬數人尋進南京禮部尚書懷獻太子立加太子
太保召為兵部尚書兼詹事蘇州淮安諸郡積雪民凍
餓死者相枕藉沙灣築河役山東河南九萬人責民間
鐵器數萬具銘請於帝多所寬恤因災異言消弭在敬
天法祖省刑薄斂節用愛人錄皇明祖訓錄以進深見
獎納卒謚忠襄銘少學於吳訥天性孝友易直有父風
長子海錦永衛百戶季子泰舉於鄉為禮科給事中竝
以父恩授云

鄒濟字汝舟餘杭人事母以孝聞博學強記尤長春秋
為餘杭訓導師法嚴累遷國子學錄助教以薦知平度
州永樂初預修太祖實錄成除禮部郎中征安南從幕
府司奏記還為廣東右參政再遷左春坊左庶子授皇
孫經濟為人和易坦夷無貴賤皆樂親之秩滿進少詹
事當是時宮僚多得罪徐善述王汝玉馬京梁潛輩被
讒相繼下獄死濟積憂得疾皇太子以書慰曰卿善自
攝即有不諱當提攜卿息不使墜蓬蒿也卒年六十八

洪熙元年贈太子少保謚文敏命有司立祠墓側春秋
祀之子幹字宗盛濟卒時尚幼仁宗監國命為應天府
學生月賜鈔米舉正統四年進士景帝初由兵部郎中
超擢本部右侍郎以才為于謙所倚額森入寇九門皆
閉百姓避兵者號城下求入幹開門納之尋改禮部兼
庶子考察山西官吏黜布政使侯復以下五十餘人巡
視河南鳳陽水災與王竑請振又請令諸生輸粟入監
讀書納粟入監自此始成化十二年振畿內饑再遷禮

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被劾乞休卒謚康靖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洪武中行歲貢法善述首貢入太學授桂陽州學正永樂初以國子博士擢春坊司直郎見重於皇太子每稱為先生嘗致書賜酒及詩遷左贊善坐累死與鄒濟同日贈太子少師謚文肅立祠春秋祀亦如濟王汝玉字璣以字行長洲人穎敏強記少從楊維禎學年十七舉於鄉永樂初由應天府學訓導擢翰林五經博士歷遷右春坊右贊善預修永樂大典仁宗在東宮

特被寵遇群臣應制撰神龜賦汝玉第一解縉次之七

年坐修禮書忤制度當戍邊皇太子監國宥之以為翰林

典籍尋進左贊善坐解縉累瘐死洪熙初贈太子賓

客謚文靖遣官祭其家梁潛字用之泰和人洪武末舉

鄉試授四川蒼溪訓導以薦除知四會縣改陽江陽春

皆以廉平稱永樂元年召修太祖實錄書成擢修撰尋

兼右春坊右贊善代鄭賜總裁永樂大典帝幸北京屢

驛召赴行在十五年復幸北京太子監國帝親擇侍從

臣翰林獨楊士奇以潛副之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令
旨謫交趾數日後念其有軍功貸還或讒於帝曰上所
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帝怒誅陳千戶事連潛及司
諫周冕逮至行在親詰之潛等具以實對帝謂楊榮呂
震曰事豈得由潛然卒無人為白者俱繫獄或毀冕放
恣遂併潛誅潛妻楊氏痛潛非命不食死子棨由進士
為刑部主事善辨冤獄用薦擢廣西副使進布政使將
士多殺良民報功棨諭其帥生致難民一人准功一級

全活無算田州土官岑鑑兄弟相讐桀為解之却其厚
餽撫服梗化女土官民夷服其信義終浙江布政使

周述字崇述吉水人永樂二年與從弟孟簡並進士及
第帝手題二人策獎賞之並授翰林編修尋詔解縉選
曾榮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述孟簡皆與焉司禮監
給紙筆光祿給朝暮饌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
擇近宅居之一時以為榮述嘗扈北巡累進左春坊諭
德仁宗即位命從皇太子謁陵南京召至榻前問所以

匡弼君者者對稱旨宣宗時進左庶子正統初卒官孟簡在翰林二十年始遷詹事府丞出為襄王府長史有言宜留備顧問者帝曰輔朕弟尤勝於輔朕也述溫厚簡靜未嘗有疾言遽色文章雅贍孟簡謙退不伐生平無睚眦於人並為世所重云

陳濟字伯載武進人讀書過目成誦嘗以父命如錢塘家人齎貨以從比還以其貲之半市書口誦手鈔十餘年盡通經史百家之言成祖詔修永樂大典用大臣薦

以布衣召為都總裁修撰曾榮等為之副詞臣纂修者
及太學儒生數千人繕秘庫書數百萬卷浩無端倪濟
與少師姚廣孝等數人發凡起例區分鉤考秩然有法
執筆者有所疑輒就濟質問應口辨析無滯書成授右
贊善謹慎無過皇太子甚禮重之凡稽古纂集之事悉
以屬濟隨事敷奏多所裨益五皇孫皆從受經居職十
五年而卒年六十二濟少有酒過母戒之終其身未嘗
至醉弟洽為兵部尚書事濟如父濟深懼盛滿彌自謙

抑所居蓬戶葦壁裁蔽風雨終日危坐手不釋卷為文

根據經史不事葩藻嘗云文貴如布帛菽粟有益於世
爾其後有陳繼楊翥者亦以布衣通經用楊士奇薦繼
由博士入翰林而翥竟用景帝潛邸恩與俞山俞綱等
皆至大官自天順後始漸拘資格編修馬昇檢討傅宗
不由科目李賢皆出之為參議布衣無得預餘閣者而
弘治間潘辰獨以才望得之一時詫異數焉陳繼字嗣
初吳人幼孤母吳氏躬織以資誦讀比長貫穿經學人

呼為陳五經奉母至孝府縣交薦以母老不就母卒哀
毀過人永樂中復舉孝行旌其母曰貞節仁宗即位開
弘文閣帝臨幸問今山林亦有名士乎楊士奇初不識
繼夏原吉治水蘇松得其文歸以示士奇士奇心識之
及帝問遂以繼對召為國子博士尋改翰林五經博士
直弘文閣宣宗初遷檢討引疾歸卒楊翥字仲舉亦吳
人少孤貧隨兄戍武昌授徒自給楊士奇微時流寄窘
乏翥輒解館舍讓之而已教授他所士奇心賢之及貴

薦翦經明行修宣宗詔試吏部稱旨授翰林院檢討歷
修撰正統中詔簡邸王府僚諸翰林皆不欲行乃出侍
講儀銘及翦為左右長史久之引年歸王即大位入朝
拜禮部右侍郎景泰三年進尚書給祿致仕明年卒年
八十五翦篤行絕俗一時縉紳厚德者翦為最既沒景
帝念之召其子珪入覲授本邑主簿俞山字積之秀水
人由鄉舉為邸府伴讀景帝時拜吏部右侍郎而嘉興
俞綱由諸生繕寫實錄試中書舍人授邸府審理景帝

時以兵部右侍郎入閣預機務居三日固辭守本官景
帝將易東宮山密疏諫不聽懷獻太子立加太子少傅
山意不自安致仕去綱加太子少保英宗復辟山以致
仕得免而綱當景泰時能周旋二帝間故得調南京禮
部成化初致仕卒潘辰字時用景寧人少孤隨從父家
京師以文學名弘治六年詔天下舉才德之士隱於山
林者府尹唐恂舉辰吏部以辰生長京師寢之恂復奏
給事中王綸夏昂亦交章薦乃授翰林待詔久之掌典

籍事預修會典成進五經博士正德中劉瑾摘會典小疵復降為典籍俄還故官南京缺祭酒吏部推石珪及辰帝以命珪而擢辰編修居九年超擢太常少卿致仕歸卒特賜祭葬辰居官勤慎晨入夜歸典制誥時有以幣酬者堅却之士大夫重其學行稱為南屏先生

王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讀書文淵閣帝察其慎密令與王直書機密文字與修太祖實錄授翰林院修撰進侍讀二十年扈從北征師旋過李

陵城帝聞城中有石碑召英往視既至不識碑所而城北門有石出土尺餘發之乃元時李陵臺驛令謝某德政碑也碑陰刻達魯噶齊等名氏具以奏帝曰碑有蒙古名異日且以為己地啓爭端命再往擊碎之沈諸河還奏帝喜其詳審曰爾是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且用爾因問以北伐事英曰天威親征彼必遠遁願勿窮追帝笑曰秀才謂朕黷武邪因曰軍中動靜有聞即入奏且諭中官勿阻立功官軍有過命勿與糧相聚泣以英

奏復給予仁宗即位累進右春坊大學士乞省親歸宣
宗立還朝是時海內宴安天子雅意文章每與諸學士
談論文藝賞花賦詩禮接優渥嘗謂英曰洪武中學士
有宋濂吳沈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則解縉胡廣汝勉之
毋俾前人獨專其美修太宗仁宗實錄成遷少詹事賜
麒麟帶母喪特與葬祭遣中官護歸尋起復正統元年
命侍經筵總裁宣宗實錄進禮部侍郎八年命理部事
浙江民疫遣祭南鎮時久旱英至大雨民呼侍郎雨年

七十再乞休不許十二年英子按察副使裕坐事下獄
英上疏待罪宥不問明年進南京禮部尚書俾就閒逸
居二年卒年七十五賜祭葬謚文安英端凝持重歷任
四朝在翰林四十餘年屢為會試考官朝廷制作多出
其手四方求銘志碑記者不絕性直諒好規人過三楊
皆不喜故不得柄用裕後累官四川按察使

錢習禮名幹以字行吉水人永樂九年進士選庶吉士
尋授檢討習禮與練子寧姻戚既仕鄉人以奸黨持之

恒惴惴楊榮乘間言於帝帝笑曰使子寧在朕猶當用之况習禮乎仁宗即位遷侍讀知制誥以省親歸宣德元年修兩朝實錄與侍讀陳敬宗陳循同召還進侍讀學士英宗開經筵為講官宣宗實錄成擢學士掌院事七年以故鴻臚寺為翰林院落成諸殿閣大學士皆至習禮不設楊士奇楊溥座曰此非三公府也士奇等以聞帝命具座後遂為故事正統九年乞致仕不許明年六部侍郎多闕帝命吏部尚書王直會大臣推舉而特

旨擢習禮於禮部習禮力辭不允王振用事違官多造其門習禮恥為屈十二年六月復上章乞骸骨乃得歸習禮篤行誼好古秉禮動有矩則家居十五年卒年八十有九諡文肅

周叙字公叙吉水人年十一能詩永樂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作黃鸝鵲賦稱旨授編修歷官侍讀直經筵正統六年上疏言事帝嘉納焉八年夏又上言比天旱陛下責躬虔禱而臣下不聞效忠補過之言徒陳情乞用

而已掌銓選者罔論賢否第循資格司國計者不問耕
桑惟勤賦斂軍士困役作刑罰失重輕風憲無激揚言
官務緘默僧道數萬日耗戶口流民衆多莫為矜恤帝
以章示諸大臣王直等皆引罪求罷十一年遷南京侍
講學士郕王監國馳疏言君父之讐言不共戴天殿下宜
臥薪嘗膽如越之報吳使智者獻謀勇者効力務掃北
庭雪國恥先遣辯士卑詞重幣乞還鑾輿暫為君父屈
因條上勵剛明親經史修軍政選賢才安民心廣言路

謹微漸修庶政八事王嘉納之景泰二年又請復午朝
日接大臣咨諏治道經筵之餘召文學從臣講論政事

并詔天下臣民直言時政缺失帝因詔求言叙負氣節
薦行誼曾祖以立在元時以宋遼金三史體例未當欲
重修叙思繼先志正統末請於朝詔許自撰銓次數年
未及成而卒同邑劉儼字宣化正統七年進士第一歷
官太常少卿景泰中典順天鄉試黜大學士陳循王文
子幾得危禍詳高穀傳天順初改掌翰林院事卒官贈

禮部侍郎謚文介儼立朝正直居鄉亦有令德云

柯潛字孟時莆田人景泰二年舉進士第一歷洗馬天
順初遷尚寶少卿兼修撰憲宗即位以舊宮僚擢翰林
學士英宗實錄成進少詹事慈懿太后之喪潛與修撰
羅璟上章請合葬裕陵廷臣相繼爭未報潛曰朝廷大
事臣子大節舍是奚所用心與璟皆再疏爭竟得如禮
連遭父母喪詔起為祭酒固乞終制許之未幾卒潛遽
於文學性高介為學士時即院中後圃構清風亭鑿池

蒔芙蓉植二栢於後堂人稱其亭為柯亭栢為學士栢
院中有井學士劉定之所浚也柯亭劉井翰林中以為
美談云羅璟字仲明泰和人天順末進士及第授編修
進修撰預修宋元通鑑綱目累官洗馬孝宗為太子簡
侍講讀母喪歸璟與尚書尹旻子侍講龍同娶於孔氏
旻得罪李孜省指璟為旻黨調南京禮部員外郎孝宗
嗣位王恕等言璟才乃授福建提學副使弘治五年召
為南京祭酒久之卒

孔公恂字宗文先聖五十八世孫也景泰五年舉會試
聞母疾不赴廷對帝以問禮部具言其故乃遣使召之
日且午不及備試卷命翰林院給以筆札登第即丁母
憂歸行聖公孔彥縉卒孫弘緒幼弱詔遣禮部郎治喪
公恂理其家事天順初授禮科給事中弘緒已襲封大
學士李賢妻以女公恂因得交於賢賢言公恂大聖人
後贊善司馬恂宋大賢溫國公光後宜輔導太子帝喜
同日超拜少詹事侍東宮講讀入語孝肅皇后曰吾今

日得聖賢子孫為汝子傳孝肅皇后者憲宗生母方以
皇貴妃有寵於是具冠服拜謝宮中傳以為盛事云憲
宗嗣位改公恂大理左少卿公恂言不通法律乃復少
詹事成化二年上章言兵事諸武臣譁然給事御史交
章駁之下獄謫漢陽知府未至丁父憂服闋商輅請復
建言得罪者官乃還故秩沚南京詹事府久之卒司馬
恂字恂如浙江山陰人正統末由舉人擢刑科給事中
累遷少詹事憲宗立命兼國子祭酒卒贈禮部左侍郎

恂強記敦厚與物無忤居官無所表見

贊曰建文之初修尊賢敬老之節董倫以宿儒見重雖寡所表見當非苟焉已也儀智父子仍世以儒術進從容輔導蓋其賢哉鄒濟諸人以宮僚被遇而讒構不免陳濟輩起布衣列禁近而善始終固有幸不幸與二周王英錢習禮周叙柯潛謙和直諫各著其美蓋皆異於浮華博習之徒矣

明史卷一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五十二考證

董倫傳董倫字安常恩人

臣方煒按傳維鱗明書董

倫宛平人其先為恩縣人今獻脩遺同史止作恩人
但指其舊貫言耳謹識

董倫傳出為河南左叅議

臣方煒按傳維鱗明書云

二十五年出為河南左叅政史作河南左叅議今獻
脩遺與史同謹識闕疑

董倫傳坐事謫雲南

臣方煒按董倫謫雲南史不詳

坐事原委考傳維鱗明書今獻脩遺俱云註誤免官
典教滇南謹識

儀智傳坐事謫役通州

臣方煒按儀智謫役通州史

不詳坐事原委考傳維鱗鄧元錫各明書今獻脩遺
名臣實錄均不載被謫事無憑考核謹識闕疑

儀智傳贈太子少保

臣方煒按傳維鱗明書今獻脩

遺鄧元錫明書俱作贈太子少師史作贈太子少保

不知何據謹識闕疑

儀智傳

子銘附

宣宗即位以侍郎戴綸薦授行在禮科

給事中

臣

方煒按儀銘授官傳維鱗明書及鄧元

錫明書俱作舉經明行修史祇云以戴綸薦又按明書今獻備遺俱作洪熙時為行在禮科給事中史作宣宗時事不知何據謹識闕疑

儀智傳

子銘附

帝念智舊勞改銘修撰

臣

方煒按銘

改史職傳維鱗明書今獻備遺俱云內府校書改編

修史作念智舊勞改銘修撰彼此小異謹識

鄒濟傳永樂初預修太祖實錄成除禮部郎中

臣方

煒按傳維鱗明書云陞禮部郎中已而修永樂大典
諸儒臣推濟總裁而濟預修實錄除禮部又修永樂
大典以五人總裁而濟與焉史略之謹識

鄒濟傳再遷左春坊左庶子

臣方煒按傳維鱗明書

坐事改考功郎中仁宗留守南京擇官僚改左庶子

史略之謹識

鄒濟傳

子幹附

被劾乞休

臣方煒按鄒幹被劾史不

載劾係何人亦不詳所劾何事考傳維鱗明書祇言致仕卒他無可證識闕疑

鄒濟傳

徐善述附

坐累死與鄒濟同日

臣方煒按善

述之死史不詳坐累之由考仁宗本紀云黃儼等復譖太子擅赦罪人宮僚多坐死者鄧元錫明書云監國時宮僚以譖故得罪獄死者徐善述王汝玉馬京梁潛周冕則善述因被譖連坐而死無疑謹識

鄒濟傳

王汝玉附

羣臣應制撰神龜賦汝玉第一

臣

方煒按獻徵錄云汝玉文兼古今體賦尤瞻麗詩語雋永得唐人風格所著有青城山人集謹識

陳濟傳為文根據經史不能葩藻

臣方煒按獻徵錄

云所著有銅目集覽正誤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謹識

王英傳仁宗即位累進右春坊大學士

臣方煒按傳

維鱗明書成祖崩太子命英與諸大臣定喪禮議國事宿內閣凡七日史畧此事於前則後文所謂不得

柄用無根矣謹識

王英傳進禮部侍郎八年命理部事

臣方煒按傳維

鱗明書英陞禮部左侍郎兼侍講學士正統八年出
理部事蓋英自書機密文字歷遷學士雖佐春官仍
充內職至此始去翰林治部事與庶等未始非三楊
扼之也畧兼侍講學士之事則下文命理部事不明
貫耳謹識

王英傳英子按察副使裕坐事下獄

臣方煒按王裕

下獄史不詳坐事原委諸書俱無考謹識闕疑

王英傳謚文安

臣方煒按名臣實錄英初謚文安改

謚文忠史但指其初謚言耳謹識

錢習禮傳以故鴻臚寺為翰林院落成諸殿閣大學士
皆至習禮不設楊士奇楊溥座曰此非三公府也士
奇等以聞帝命具座後遂為故事

臣方煒按詞林

典故正統七年掌院事學士錢習禮不設西楊南楊
公座曰此非三公府也至期二楊以聞乃命工部具

椅案禮部尚書胡濙定位次左設大學士三座學士一座而讀講學士東西對列謹識

周敏傳

劉儼附

劉儼字宣化

臣方煒按儼屢與修五

倫書君監書修寰宇通志為副總裁復領續宋元通鑑綱目屢有賜賚史略之謹識

柯潛傳英宗實錄成進少詹事

臣方煒按修英宗實

錄之前凡歷代君監寰宇通志玉牒諸書潛皆預脩焉累賜白金文綺後以古文詞教庶吉士李東陽等

又教庶吉士林瀚等典應天順天鄉試兩典會試俱見於獻徵錄史畧之謹識

柯潛傳為學士時即院中後圃構清風亭鑿池蒔芙蓉植二栢於後堂人稱其亭為柯亭栢為學士栢院中有井學士劉定之所浚也柯亭劉井翰林中以為美談云

臣方煒按詞林典故翰林院劉井學士劉定之所浚在公署後堂之左柯亭學士柯潛所建在公署後堂之右後堂有二栢亦潛所種又云柯潛既總

院章就詞林後園結清風亭亭下鑿池蒔蓮決渠引
泉公退偃坐其中翛然真若登瀛洲者謹識

孔公恂傳上章言兵事諸武臣譁然臣方煒按獻徵
錄云令撫寧侯朱永出征公恂上章留之言永當時
武臣一人而已為衆所嫉被劾史但言上章言兵事
不詳所言謹識



明史卷一百五十二考證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二百五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四十六史部

明史卷一百五十三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傳第四十

宋

禮

蘭

芳陳

瑄

玉

瑜

周

忱

宋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擢山西按察司僉事左遷戶部主事建文初薦授陝西按察僉事復坐事左遷刑部員外郎成祖即位命署禮部事以敏

練擢禮部侍郎永樂二年拜工部尚書嘗請給山東屯田牛種又請犯罪無力准工者徙北京為民並報可七年丁母憂詔留視事九年命開會通河會通河者元至元中以壽張尹韓仲暉言自東平安民山鑿河至臨清引汶絕濟屬之衛河為轉漕道名曰會通然岸狹水淺不任重載故終元世海運為多明初輸餉遼東北平亦專用海運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絕安山湖會通遂淤永樂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

則由江淮達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輓百七十里入
衛河厯八遞運所民苦其勞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
上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淤者乃三之一濬之便
於是命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往治之禮以會
通之源必資汶水乃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堦城及戴
村壩橫亘五里遏汶流使無南入洸而北歸海匯諸泉
之水盡出汶上至南旺中分之為二道南波接徐沛者
十之四北流達臨清者十之六南旺地勢高決其水南

北皆注所為水脊也因相地置閘以時蓄洩自分水北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置閘十有七而達于衛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置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淮凡發山東及徐州應天鎮江民三十萬蠲租一百一十萬石有奇二十旬而工成又奏濬沙河入馬常泊以益汶語詳河渠志是年帝復用工部侍郎張信言使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會金純濬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下復舊黃河道以殺水勢使河不病漕命禮兼董之八月還京

師論工第一受上賞潘叔正亦賜衣鈔明年以御史許
堪言衛河水患命禮往經畫禮請自魏家灣開支河二
泄水入土河復自德州西北開支河一泄水入舊黃河
使至海豐大沽河入海帝命俟秋成後為之禮還言海
運經歷險阻每歲船輒損敗有漂沒者有司修補迫于
期限多科歛為民病而船亦不堅計海船一艘用百人
而運千石其費可辦河船用二百石者二十船用十人
可運四千石以此而論利病較然請撥鎮江鳳陽淮安

揚州及兗州糴合百萬石從河運給北京其海道則三
歲兩運已而平江伯陳瑄治江淮間諸河工亦相繼告
竣於是河運大便利漕粟益多十三年遂罷海運初帝
將營北京命禮取材川蜀禮伐山通道奏言得大木數
株皆尋丈一夕自出谷中抵江上聲如雷不偃一草朝
廷以為瑞及河工成復以採木入蜀十六年命治獄江
西明年造番舟自蜀召還以老疾免朝叅有奏事令侍
郎代二十年七月卒于官禮性剛馭下嚴急故易集事

以是亦不為人所親卒之日家無餘財洪熙改元禮部尚書呂震請予葬祭如制弘治中主事王寵始請立祠詔祀之南旺湖上以金純周長配隆慶六年贈禮太子太保蘭芳夏縣人洪武中舉孝廉累遷刑部郎中永樂中出為吉安知府寬厚廉潔民甚德之吉水民詣闕言縣有銀礦遣使復視父老遮芳訴曰聞宋季嘗有言此者卒以妄得罪今皆樹藝地安所得銀礦芳詰告者知其誣獄具同官不敢署名芳請獨任之奏上帝曰吾固

知妄也得寢已坐事謫辦事官從宋禮治會通河復為
工部都水主事十年河決陽武灌中牟祥符尉氏遣芳
按視芳言中鹽隄當暴流之衝請加築塞又言自中灤
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海誠萬世利又言新築岸埽
止用草索不能堅久宜編木成大囤貫樁其中實以瓦
石復以木橫貫樁表牽築堤上則殺水固隄之長策也
詔悉從之其後築隄者遵用其法以宋禮薦擢工部方
侍郎亡何行太僕卿楊砥言吳橋東光興濟交河及天

津屯田雨水決隄傷稼乞開德州良店東南黃河故道以分水勢復命芳往治之所經郡邑有不便民者輒疏以聞事竣還十五年十一月卒于官芳自奉約布衣蔬食事母至孝母甚賢芳所治事暮必告母有不當輒加教誡芳受命唯謹由是為良吏云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父聞以義兵千戶歸太祖累官都指揮同知瑄代父職父坐事戍遼陽瑄伏闕請代詔併原其父子瑄少從大將軍幕以射雁見稱屢從征南番

又征越雋討建昌叛番魯特穆爾踰梁山又平天星寨
破寧番諸蠻復征鹽井進攻卜木瓦寨賊熾甚瑄將中
軍賊圍之數重瑄下馬射傷足裏創戰自己至酉全師
還又從征賈哈喇以奇兵涉達崇河得問道作浮梁渡
軍既渡撤梁示士卒不返連戰破賊又會雲南兵征百
夷有功遷四川行都司都指揮同知建文末遷右軍都
督僉事燕兵逼命總舟師防江上燕兵至浦口瑄以舟
師迎降成祖遂渡江既即位封平江伯食祿一千石賜

詰劾世襲指揮使永樂元年命瑄充總兵官總督海運
輸粟四十九萬餘石餉北京及遼東遂建百萬倉於直
沽城天津衛先是漕舟行海上島人畏漕卒多閉匿瑄
招令互市平其直人交便之運舟還會倭寇沙門島瑄
追擊至金州白山島焚其舟殆盡九年命與豐城侯李
彬統浙閩兵捕海寇海溢隄圯自海門至鹽城凡百三
十里命瑄以四十萬卒築治之為捍潮隄萬八千餘丈
明年瑄言嘉定瀕海地江流衝會海舟停泊于此無高

山大陵可依請於青浦築土山方百丈高三十餘丈立
堠表識既成賜名寶山帝親為文記之宋禮既治會通
河成朝廷議罷海運仍以瑄董漕運議造淺船二千餘
艘初運二百萬石寢至五百萬石國用以饒時江南漕
舟抵淮安率陸運過壩踰淮達清河勞費甚鉅十三年
瑄用故老言自淮安城西管家湖鑿渠二十里為清江
浦導湖水入淮築四閘以時宣洩又緣湖十里築隄引
舟由是漕舟直達於河省費不訾其後復濬徐州至濟

寧河又以呂梁洪險惡於西別鑿一渠置二閘蓄水通
漕又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旺湖長堤開泰州白塔河
通大江又築高郵湖隄于隄內鑿渠四十里避風濤之
險又自淮至臨清相水勢置閘四十有七作常盈倉四
十區于淮上及徐州臨清通州皆置倉便轉輸慮漕舟
膠淺自淮至通州置舍五百六十八舍置率導舟避淺
復緣河堤鑿井樹木以便行人凡所規畫精密宏遠身
理漕河者三十年舉無遺策仁宗即位之九月瑄上疏

陳七事一曰南京國家之本乞嚴守備二曰推舉宜覈

實無循資格選朝臣公正者分巡天下三曰天下歲運

糧餉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諸府並去北京遠往復踰

年上通公祖下妨農事乞令轉至淮徐等處別令官軍

接運至京又快船馬船所載不過五六十石每船官軍

足用有司添差軍民遞送拘集聽候至有凍餒請草罷

四曰教職多非其人乞考不職者黜之選俊秀補生員

而軍中子弟亦令入學五曰軍伍竄亡乞覈其老疾者

以子弟代逃亡者追補戶絕者驗除六曰開平等處邊防要地兵食虛乏乞選練銳士屯守兼務七曰漕運官軍每歲北上歸即修船勤苦終年該衛所又於其隙雜役以重困之乞加禁絕帝覽奏曰瑄言皆當令所司速行遂降敕獎諭尋賜券世襲平江伯宣宗即位命守淮安督漕運如故宣德四年言濟寧以北自長溝至棗林淤塞計用十二萬人疏濬半月可成帝念瑄久勞命尚書黃福往同經理六年瑄言歲運糧用軍十二萬人頻

年勞苦乞於蘇松諸郡及江西浙江湖廣別僉民丁又
於軍多衛所僉軍通為二十四萬人分番迭運又江南
之民運糧赴臨清淮安徐州往返一年失悞農業而湖
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安慶軍士每歲以空舟赴淮安載
糧若令江南民撥糧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量給
耗米及道里費則軍民交便帝命黃福及侍郎王佐議
行之更民運為兌運自此始也八年十月卒于官年六
十有九追封平江侯贈太保謚恭襄初瑄以濬河有德

於民立祠清河縣正統中命有司春秋致祭孫豫字
立卿讀書修謹正統末福建沙縣賊起以副總兵從寧
陽侯陳懋分道討平之進封侯額森入犯出鎮臨清建
城僅練兵撫民安靜不擾明年召還父老詣闕請留從
之景泰五年山東饑奉詔振卹尋守備南京天順元年
召還益歲祿百石三年卒贈熙國公諡莊敏子銳嗣伯
成化初分典三千營及團營尋佩平蠻將軍印總制兩
廣移鎮淮安總督漕運建淮河口石閘及濟寧分水南

北二閘築堤疏泉修舉廢墜總漕十四年章數十上日
本貢使買民男女數人以歸道淮安銳留不遣贖還其
家淮揚饑疫煮糜施藥多所存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
奉敕塞治還增祿二百石累加太傅兼太子太傅十三
年和碩寇大同銳以總兵官佩將軍印往援既至擁兵
自守為給事中御史所劾奪祿間住其年卒子熊嗣正
德三年出督漕運劉瑾索金錢熊不應銜之坐事逮下
詔獄謫戍海南衛奪誥券熊故黥貨在淮南頗殃民雖

為瑾搆陷人無惜之者瑾誅赦還復爵卒無子再從子圭嗣以薦出鎮兩廣封川寇起圭督諸將往討擒其魁俘斬數千加太子太保復平柳慶及賀連山賊加太保蔭一子安南范子儀等寇欽廉黎岐賊寇瓊崖相掎角圭移文安南曉以利害使縛子儀而急出兵攻黎岐敗走之論功復蔭一子加歲祿四十石圭能與士卒同甘苦聞賊所在輒擐甲先登深箐絕壑衝冒瘴毒無所避以故所向克捷在粵且十年殲諸小賊不可勝數召還

掌後軍府主妻仇氏咸寧侯鸞女弟也主深嫉鸞鸞數短主于世宗幾得罪鸞敗帝益重主命總京營兵寇入紫荆關主請出戰營于虞溝寇退而止明年寇復入古北口或議列營九門為備主以徒示弱無益寇亦尋退董築京師外城加太子太傅卒贈太傅謚武襄子王謨嗣僉書後軍出鎮兩廣賊張璉反屠掠數郡王謨會提督張臬討平之擒斬三萬餘論功加太子太保蔭一子萬厯中出鎮淮安總漕運入掌前軍府事卒贈少保謚

武靖傳至明亡爵絕王瑜字廷器山陽人以總旗隸趙王府永樂末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與宦官黃儼結謀弑帝廢太子而立趙王其黨高正者瑜舅也密告瑜瑜大驚曰奈何為此族滅計垂涕諫不聽正懼謀泄將殺瑜瑜遂詣闕告變按治有驗賢等盡伏誅而授瑜遼海衛千戶仁宗即位擢錦衣衛指揮同知厚賜之并戒同官事必白瑜乃行瑜持大體不為苛細廷中稱其賢宣德八年進都指揮僉事充左副總兵代陳瑄鎮淮安董

漕運累進右軍都督僉事淮安瑜故鄉也人以為榮在淮數年守瑄成法不變有善政民有親在與弟訟產者瑜曰訟弟不友無親不孝杖而斥之又有負金不能償至翁壻兄弟相訟者瑜曰奈何以財故傷恩即代償勸其敦睦二卒盜敗舟一板有司以盜官物坐卒死瑜曰兩卒之命抵敗舟一板耶竟得末減歲出發官廩以振然性好貨為英宗切責而前所發不軌事有枉者正統四年議事入京得疾束兩手如高懸狀號救求解而卒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成
祖擇其中二十八人令進學文淵閣忱自陳年少乞預
帝嘉其志許之後尋擢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忱有經世
才浮沉郎署二十年人無知者獨夏原吉竒之洪熙改
元稍遷越府長史宣德初有薦為郡守者原吉曰此常
調也安足盡周君五年九月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
江南為甚蘇州一郡積逋至八百萬石思得才力重臣
往釐之乃用大學士楊榮薦遷忱工部右侍郎巡撫江

南諸府總督稅糧始至召父老問逋稅故皆言豪戶不肯加耗并徵之細民民貧逃亡而稅額益缺忱乃創為平米法令出耗必均又請敕工部頒鐵斛下諸縣準式草糧長之大入小出者舊例糧長正副三人以七月赴南京戶部領勘合既畢復齎送部往反資費皆科歛充之忱止設正副各一人循環赴領訖事有司類收上之部民大便忱見諸縣收糧無團局糧長即家貯之曰此致逋之由也遂令諸縣於水次置囤囤設糧頭囤戶各

一人名輶收至六七萬石以上始立糧長一人總之名
總收民持帖赴國官為監納糧長但奉期會而已置撥
運綱運二簿撥運記支撥起運之數預計所運京師通
州諸倉耗以次定支綱運聽其填注剝淺諸費歸以償
之支撥羨餘存貯在倉曰餘米次年餘多則加六徵又
次年加五徵初太祖平吳盡籍其功臣子弟莊田入官
後惡富民豪并坐罪沒入田產皆謂之官田按其家租
籍征之故蘇賦比他府獨重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

萬石而官田之租乃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時
宣宗屢下詔減官田租忱乃與知府況鍾曲算累月減
至七十二萬餘石他府以次減民始少甦七年江南大
稔詔令諸府縣以官鈔平糴備振貸蘇州遂得米二十
九萬石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支於南戶部蘇松
民轉輸南京者石加費六斗忱奏令就各府支給與船
價米一斗所餘五斗通計米四十萬石有奇并官鈔所
糴共得米七十萬餘石遂置倉貯之名曰濟農振貸之

外歲有餘羨凡綱運風漂盜奪者皆借給于此秋成抵
數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瀆湖所支口糧不責償耕者
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並賦凶歲
再振其姦頑不償者後不復給定為條約以聞帝嘉獎
之終忱在任江南數大郡小民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
負忱之力也時漕運軍民相半軍船給之官民則僦舟
加以雜耗率三石致一石往復經年失農業忱與平江
伯陳瑄議民運至淮安或瓜洲水次交兌漕軍運抵通

州淮安石加五斗瓜洲又益五升其附近并南京軍未
過江者即倉交兌加與過江米二斗襯墊蘆蓆與折米
五合兌軍或後期阻風則令州縣支贏米設廩于瓜洲
水次遷米貯之量支餘米給守者由是漕費大省民間
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訾忱請每束折銀三分南京則
輕齎即地買納京師百官月俸皆持俸帖赴領南京米
賤時俸帖七八石僅易銀一兩忱請檢重額官田極貧
下戶兩稅準折納金花銀每兩當米四石解京兌俸民

出甚少而官俸嘗足嘉定崑山諸縣歲納布足重三斤
抵糧一石比解以縷粗見斤者十八九忱言布縷細必
輕然價益高今既貴重勢不容細乞自今不拘輕重務
取長廣如式從之各郡驛馬及一切供帳舊皆領於馬
頭有耗損則馬頭橫科補買忱令田畝出米升九合與
秋糧俱征驗馬上中下直給米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
敕忱巡視奏令蘇州諸府撥餘米一二萬石運揚州鹽
場聽抵明年田租竈戶得納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

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尋敕兼理松江鹽課華亭上海二縣逋課至六十三萬餘引竈丁逃亡忱謂田賦宜養農夫鹽課宜養竈丁因上便宜四事命速行之忱為節竈戶運耗得米三萬二千餘石亦倣濟農倉法置贍鹽倉益補逃亡缺額由是鹽課大殖浙江當造海船五十艘下忱計度忱召問都匠言一艘須米千石忱以成大事不宜惜費第減二十石奏于朝竟得報可以九載秩滿進左侍郎六年命兼理湖州嘉興二府稅糧又命

同刑科都給事中郭瑾錄南京刑獄忱素樂易先是大
理卿胡慤為巡撫用法嚴忱一切治以簡易告訐者輒
不省或面訐忱公不及胡公忱笑曰胡卿敕旨祛除
民害朝廷命我但云安撫軍民委寄正不同耳既久仕
江南與吏民相習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騶從與
農夫餉婦相對從容問所疾苦為之商畧處置其馭下
也雖卑官冗吏悉開心訪納遇長吏有能如况鍾及松
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同知趙泰輩則推心與咨

畫務盡其長故事無不舉嘗詣松江相視水利見嘉定
上海間沿江生茂草多淤流乃濬其上流使崑山顧浦
諸所水迅流駛下壅遂盡滌暇時以匹馬往來江上見
者不知其為巡撫歷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朝廷之委任
益專兩遭親喪皆起復視事忱以此益發舒見利害必
言言無不聽初欲減松江官田額依民田起科戶部郭
資胡濙奏其變亂成法請罪之宣宗切責資等忱嘗言
吳淞江畔有沙塗柴場百五十頃水草茂盛虫蠹多生

其中請募民開墾可以足國課消蟲災又言丹徒丹陽
二縣田沒入江者賦尚未除國初蠲稅之家其田多併
於富室宜徵其租沒於江者除之則額不虧而貧富均
無錫官田賦白米太重請改征租米悉報可其因災荒
請蠲貸及所陳他利病無算小者用便宜行之無所顧
慮久之見財賦充溢益務廣大修葺廨舍學校先賢祠
墓橋梁道路及崇飾寺觀贈遺中朝官資餉過客無稍
吝惜胥吏漁蠹其中亦不甚訾省以故屢召人言九年

給事中李素等劾忱妄意變更專擅科歛忱上章自訴
帝以餘米既為公用置不問先是奸民尹崇禮欲撓忱
法奏忱不當多徵耗米請究問倉庫主者忱因罷前法
既而兩稅復逋民無所賴咸稱不便忱乃奏按崇禮罪
舉行前法如故再以九載滿進戶部尚書尋以江西人
不得官戶部乃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溧陽民彭守
學復訐忱如崇禮言戶部遂請遣御史李鑑等往諸郡
稽覈明年又以給事中金達言召忱還朝忱乃自陳臣

未任事之先諸郡稅糧無歲不逋自臣蒞任設法剗弊
節省浮費於是歲無逋租更積贏羨凡向之公用所須
科取諸民者悉于餘米隨時支給或振貸未還遇赦宥
免或未估時值低昂不一緣奉宣宗皇帝并太上皇敕
諭許臣便宜行事以此支用不復具聞致守學計奏戶
部遣官追徵實臣出納不謹死有餘罪禮部尚書楊寧
言妄費罪乃在忱今估計餘直悉征于民間至有棄家
逃竄者乞將正統以前者免追詔許之召鑑等還既而

言官猶交章劾忱請正罪景帝素知忱賢而大臣亦多保持之但令致仕然當時言理財者無出忱右其治以愛民為本濟農倉之設也雖與民為期約至時多不追取每歲徵收畢踰正月中旬輒下檄放糧曰此百姓納與朝廷贍數今還與百姓用之努力種朝廷田秋間又納朝廷稅也其所弛張變通皆可為後法諸府餘米數多至不可校公私饒足施及外郡景泰初江北大饑都御史王竑從忱貸米三萬石忱為計至來年麥熟以十

萬石畀之性機警錢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嘗陰為冊
記陰晴風雨或言某日江中遇風失米忱言是日江中
無風其人驚服有奸民故亂其舊案嘗之忱曰汝以某
時就我決事我為汝斷理敢相紿耶三殿重建詔徵牛
膠萬觔為綵繪用忱適赴京言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
出煎膠俟歸市皮償庫土木之變當國者議欲焚通州
倉絕寇資忱適議事至言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
餉令自往取則立盡何至遂付煨燼頃之詔趣造廩甲

數百萬忱計明盛浴鐵工多令且沃錫數日畢辦忱既
被劾帝命李敏代之敕無輕易忱法然自是戶部括所
積餘米為公賦儲備蕭然其後吳大饑道殣相望課逋
如故矣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處處祀之景泰四年十
月卒謚文襄况鍾等自有傳

贊曰宋禮陳瑄治河通運道為國家經久計生民被澤
無窮周忱治財賦民不擾而廩有餘羨此無他故殫公
心以體國而才力足以濟之誠異夫造端興事徼一時

之功智籠巧取為科斂之術者也然河渠之利世享其
成而忱之良法美意未幾而漸滅無餘民用重困豈非
成功之有迹者易以循而用法之因人者難其繼哉雖
然見小利而樂紛更不能不為當日之嘵嘵者惜也

明史卷一百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五十三考證

宋禮傳擢山西按察司僉事左遷戶部主事建文初薦授陝西按察僉事復坐事左遷刑部員外郎

臣方

煒宋禮按兩次左遷史不著其原委考傳維鱗明書名臣實錄又考獻徵錄均不載歷官階級無憑考核謹識闕疑

宋禮傳歷八遞運所民苦其勞

臣方煒按明代紀事

本末云于陸路置八遞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輛歲久民困其役較史為詳謹識

宋禮傳乃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堽城及戴村壩橫亘五里遏汶流使無南入洸而北歸海

臣方煒按獻

徵錄云乃築壩于戴村遏汶勿東流盡出于南旺史作使無南入洸北歸海河渠志則止云遏汶使無入洸彼詳畧互異謹識

宋禮傳匯諸泉之水盡出汶上至南旺中分之為二道

南流接徐沛者十之四北流達臨清者十之六南旺
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也因相地置閘
以時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計置閘十有
七而達于衛南至沽頭地降百有十六尺置閘二十
有一而達于淮

臣

方煒按河渠志云自南旺分水

北至臨清三百里為閘二十有一南至鎮口三百九
十里為閘二十有七又云禮用白英策築壩遏汶盡
出南旺南北置閘三十八而傳維鱗明書名臣實錄

則俱云禮修復會通河置十五閘諸說不符惟獻徵錄與此傳同河渠志後一說當是總計之數與傳不甚異謹識

宋禮傳二十旬而工成

臣

方煒按二十旬而工成考

傳維鱗明書名臣實錄俱云工十旬與史異謹識

宋禮傳又奏濬沙河入馬常泊以益汶

臣

方煒按河

渠志云禮又請疏東平東境沙河淤沙三里築堰障之合馬常泊之流入會通濟運又于汶上東平濟寧

沛縣並湖地設水櫃陡門在漕河西者曰水櫃東者曰陡門櫃以蓄泉門以洩漲較史為詳謹識

宋禮傳以御史許堪言衛河水患命禮往經畫

臣方

煒按洩衛河至海豐傳維鱗明書名臣實錄俱云凡四百五十七里役夫三千工一旬此亦禮易于集事之証史云帝命俟秋成為之而不言工成謹識

宋禮傳弘治中主事王寵始請立祠詔祀之南旺湖上

臣方煒按名臣實錄云正德七年始賜祠祀會通

河上與史互異謹識

宋禮傳

蘭芳附

已坐事謫辦事官

臣方煒按蘭芳之

謫傳維鱗明書亦祇云坐事謫為辦事吏不詳被謫之由史作辦事官又考辦事官不見職官志謹識闕疑

陳瑄傳父坐事戍遼陽

臣方煒按陳聞戍遼陽獻徵

錄亦祇云坐舊累不詳所坐何事他書俱無可考無憑核定謹識闕疑

陳瑄傳瑄言嘉定瀕海地江流衝會海舟停泊于此無
高山大陵可依請于青浦築土山方百丈高三十餘
丈立堠表識既成賜名寶山

臣方煒按地理志嘉

定條下祇載寶山守禦千戶所不詳寶山所由名謹
識

陳瑄傳仍以瑄董漕運議造錢船二千餘艘

臣方煒

按河渠志瑄于湖廣江西造平底錢船三千艘明代
紀事本末同史作二千餘艘約畧之詞耳謹識

陳瑄傳瑄用故老言自淮安城西管家湖鑿渠二十里

為清江浦

臣方煒按河渠志云瑄乃鑿清江浦導

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獻徵錄明代紀事本末
俱同傳云自淮安城西管家湖鑿渠二十里為清江
浦導河水入淮似不及志之明晰况清江浦自昔有
之而傳以為自管家湖鑿渠為清江浦似清江為新
增之浦竟屬管家湖之分派矣與志及他書俱不符
謹識

陳瑄傳又以呂梁洪險惡于西別鑿一渠置二閘

臣

方煒按移風清江福興新莊四閘之名見河渠志惟傳所云呂梁洪西渠之二閘不見諸書謹識

陳瑄傳

陳熊附

坐事逮下詔獄

臣

方煒按陳熊謫戍

海南史不詳坐事原委諸書俱無可考謹識闕疑

周忱傳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成祖擇其中二十八人令進學文淵閣忱自陳年少乞預

臣方煒

按靜志居詩話進士改庶常相傳永樂甲申年始是

科命解學士縉選得二十八人以應列宿忱自陳年
少乞讀書中秘時人謂之揆宿較史特詳謹識

周忱傳忱有經世才浮沉郎署二十年

臣方煒按今

獻備遺云忱預修永樂大典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諸
書史俱不載豈因忱以經濟著而畧其文學耶謹識

周忱傳時宣宗屢下詔減官田租忱乃與知府況鍾曲

算累月

臣

方煒按漢徐岳數術記遺了算之法一

位為一了字其了有三曲其下股之末內主一外主

九下次第一曲內主二外主八當第二曲內主三外主七其第三曲內主四外主六當了字之首則主五故首惟秉五腹背兩兼此即曲算法也謹識

周忱傳減至七十二萬餘石

臣方煒按今獻備遺名

臣志鈔傳維鱗明書俱作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忱與况鍾疏減八十餘萬與史不符謹識闕疑

周忱傳忱與平江伯陳瑄議民運至淮安或瓜洲水次交兌漕軍運抵通州

臣

方煒按民運兌運之制食

貨志與此傳同但志祇作陳瑄不及周忱詳畧互異耳謹識

周忱傳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訾忱請每束折銀三分南京則輕齎即地買納

臣

方煒按上文云馬

草歲運兩京下祇云南京即地買納而遺北京考傳維鱗鄧元錫明書今獻備遺名臣志鈔俱云請北于通州草場立官庫每束折銀三分史畧之謹識

周忱傳再以九載滿進戶部尚書尋以江西人不得官

戶部

臣

方煒按江西人不得官戶部傳維鱗鄧元

錫明書今獻備遺名臣志鈔俱不載他書俱無可考
史不知何據謹識闕疑



明史卷一百五十三考證